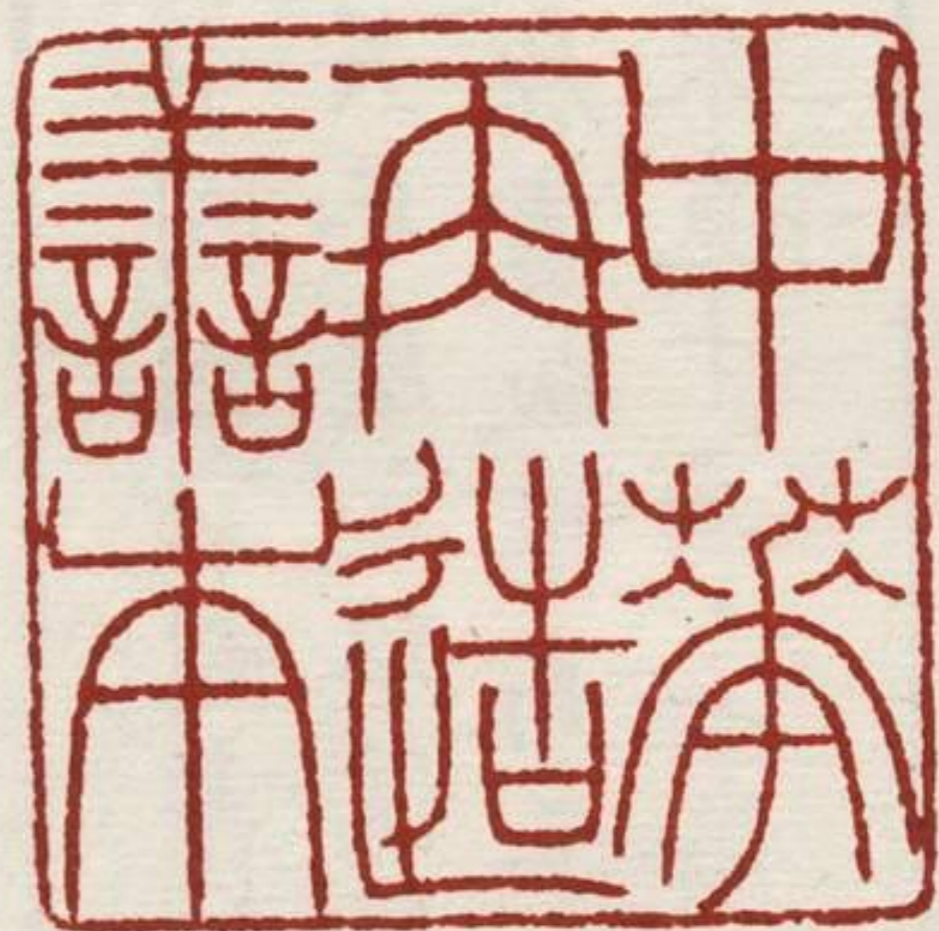


通鑑答問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
元六年慶元路儒學刻本影
印原書版框高二十二·五
釐米寬十三·七釐米



通鑑答問卷第一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周威烈王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或問初命晉三大夫為諸侯通鑑何以託始於此曰春秋書王曰天王言王之所為天之所為也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夫君臣有義天之所叙也爵罔及惡德天之所命也有天子而有諸侯有諸侯而有大夫尊卑有倫

三百六十一

本朝卷一

徐

上下有差天道之大經也魯桓之四年桓王之十二年也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魯桓弑君而立天討不加乃使冢宰聘之春秋名其宰以見貶然猶有望於天王之討有罪也莊之元年莊王之四年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篡弑之罪終其世不誅惡稔而自斃又追命以寵之是謂壞法亂紀弗克若天矣故王不書天言瀆三綱而蔑天道也不寧唯是晉曲沃以支子封是亦大夫也武公弑晉侯篡晉而有之凡在官者殺無赦莊之十六年僖王之二十八年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見于左氏傳而春秋不

書是時晉未與諸侯之盟會魯史所無則春秋不得而書也然夫子刪詩於唐風無衣見之無衣非以美晉蓋閔周之失道也曲沃篡國不敢自安待天子之命然後安王乃受賂而命為諸侯殉貨利以斃彝倫君臣之典大泯亂幾何不為禽獸也亂臣賊子自是接迹於天下夫子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有魯桓之命而後有曲沃之命有曲沃之命而後有魏趙韓之命王無天諸侯無王大夫無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晉武之穆也周之東遷惟晉焉依王不恤同姓爵其賊臣始於命曲沃而文侯之晉遂亡終於命三大夫而

又

或曰通鑑何以不續春秋曰春秋經也通鑑史也經不可續也左氏終於智伯通鑑始於三晉蓋以續左氏也及朱子為綱目之書綱倣春秋目倣左氏以經法為史法聖人復起必從之矣學者潛心司馬公之

編年參以朱子之筆削此窮理致知之要明春秋之義以讀通鑑其庶幾乎或曰孔子詩云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一乃迷先幾何也此胡氏讀史之言也或曰胡氏謂三亞口欲剖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之政怠亟貨賂於崔杼而平公之惡章荀躒出會魯昭弗歸二臣內叛趙鞅復入陰凝冰堅垂及百載其事可得聞乎曰晉悼自蕭魚服鄭志滿而怠襄之十四年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士匄主之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荀偃主之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士匄主之三會國之大事皆

大夫專焉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悼公何以宗諸侯乎襄之十六年平公初立為溴梁之會十一國之君皆在而大夫盟則荀偃之為也春秋特書之出公之奔靖公之廢其幾已兆于此崔杼弑君襄之二十五年也平公會十一國之君于夷儀以右能執崔杼戮之晉可以復霸乃受其賂許之成春秋書同盟于重丘傷王綱之紐解而亂賊之網漏也毛子孫意如出其君昭公在乾侯而意如會荀躒于適歷昭之三十二年也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躒也與之會昭公終於不納晉無王而躒無君矣晉侯亢不垂以獎亂人弑君不誅

逐君不討不知冠履易位還自及也定之十三年趙
鞅入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鞅寅吉射
厥罪惟鈞鞅有韓魏之援復入于絳春秋書曰晉趙
鞅歸于晉志三家之篡自此始也胡氏謂王之命之
蓋不得已人君監此謹於微而已矣謹微者易所謂
早辯朱子所謂先幾也賈生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
於未萌起教於微眇嗚呼可不謹哉劉向曰六卿分
晉謂范中行知魏趙韓也范氏士會武子始為卿至
昭子吉射五世中行氏荀林父桓子始為卿至文子
寅五世智魏趙韓共攻范中行而分其地四卿顯晉
國之政智氏荀林父之弟莊子荀首始為卿首之曾
孫文子躒躒之孫宣子甲生宣子瑤魏趙韓滅之魏
氏畢萬之後莊子絳始為卿絳之孫襄子曼多曼多
之孫桓子駒駒之孫文侯斯趙氏趙夙之後成子衰
始為卿衰之子宣子盾盾之玄孫簡子鞅鞅之子襄
子無恤再世至烈侯籍韓氏韓萬之後獻子厥始為
卿厥之曾孫簡子不信不信之孫康子虎虎之孫景
侯虔古有世祿無世卿晉之亡以世卿也故曰權臣
易世則危

智趙立後

或問智宣子趙簡子之
立後通鑑用左氏書法以初
起義而原二家興替之
始亦有意乎曰謹始正本春
秋之法也魯聲子仲子生隱及桓而惠公不能定適
庶之分亂是用長左氏書于篇首父父子子而家道
正矣大學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智宣子以之傳曰知
子莫若父趙簡子以之二家之存亡不在晉陽交兵
之日而在立後之初會宵立瑤而智以亡舍伯魯
立無恤而趙以存豈唯一家推之一國天下皆然其
在春秋景王之子猛子朝天下之辭也晉獻之申生
奚齊一國之辭也臧孫純之奔因季氏叔孫豹之卒

四書

卷一

五

徐

以豎牛一家之辭
雖然智瑤不仁而多才信乎不
仁矣趙無恤焉得
鞅之服未除即以銅料擊殺代
王而取代地其姊曰
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為而無
恤為之不仁之極也
春秋降而戰國人欲肆行天理
幾於殄絕瑤如袁紹
小幸而敗無恤如曹操幸而成其
不仁則一也或曰仁
人心也何以流為不仁曰心存
則天理為主親親
仁民仁民而愛物無非仁也心
不存則人欲為主
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無非不仁
也仁則公可以與工
地參不仁則私至於違禽獸不
遠智趙之勝負如
角鬪觸如蜂蟻朝暮何足算者

尚論古人而不切二省察雖去車三篋談詞如雲於
吾身心奚與焉學五當存惻隱之心當存不忍人之
心善念一動便須去心拓惡念一萌便須剪除凡為孝
悌忠信為禮義廉心為剛毅未訥為寬大樂易為喻
義之君子鄉黨所直心慕此仁人也我則中心好之景
行行之凡為邪說異心行為貪恡忿類為巧言令色為
操切刻薄為喻利之心小人鄉黨所鄙賤此不仁人也
我則如惡惡臭如遠心蛇虺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
豈徒榮辱而已福禍心決焉人獸別焉讀史能識趨嚮
審好惡方為有益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六

徐

或問簡子以晉陽為心隸障何也曰晉陽趙之私邑猶
衛孫林父之戚魯季心孫之心費有城郭溝池之固與君
抗衡者也夫子行乎心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
無百雉之城於是墮心卿墮心費使夫子不去魯則成亦
墮三都皆毀而公室心強矣然三桓之無君與晉之三
大夫齊之田氏一也三桓終不敢篡魯夫子之功也
趙鞅據晉陽以叛地形險要鞅以為董卓之郟塢王
敷桓濕之姑孰使擇人以守之私其黨於己也私其
利於子孫也始之董安于繼之尹鐸減戶輕稅此田

氏行私惠收民心之術也細以私之法何足美哉
鞅殺鳴犢空其國無君子以孤其君豈曰能賢莊子
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蓋有激而
云其簡子之謂乎簡子嘗問季氏于史墨墨曰魯君
世從其惡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斯言非為季氏
所以歲簡子也是故國有大城則害於國本弱尾大
不奪不廢坎之豕曰天險不可升也天險云者君君
臣臣截然分定而不可犯地險則有形之險爾晉君
若贅旒不撫其民昔也曲沃之民知有欒氏不知有
君今也晉陽之民知有趙氏不知有君天險失矣君
不君臣不臣雖有地其得而保諸

宴於藍臺

或問智襄子以戲侮墜厥宗隕其身何也曰守身莫
如敬保家莫如恭敬則不戲恭則不侮春秋書齊侯
敗于長勺以婦人之笑也書衛石買代曹以重丘人之
詢也戲侮之患豈小哉荀瑶以五賢陵人以不仁行
之智果知其必滅長傲不悛既以無勇辱趙襄子又
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夫襄子非無勇將忍耻以有為
也康子非可戲段規非受侮者始如處女後如脫兔
協以謀我未可測也而瑤不戒懼焉智國諫而不聽

其顛
物畢
在簡
愚曰
為過
學

覆宜哉怨不在大康叔所以應保殷民克勤小
公所以弼亮四世智國之言荀瑶不能用而載
策可以為學者之藥石是亦進德之助張子矻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蓋過者無心而
戲者有心而為惡以志帥氣以性勝習斯為善

智伯請地

或問
孟談
二字

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
何以不若段規任章也曰左氏言智伯貪而悞
盡之違智國之諫見其悞求三家之地見其貪

本朝卷一

八

以悞
之必
從也
三子
以怒
邯鄲
氏矣
使平

濟貪何鄉不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
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有以國斃不能
智伯方如猛虎跳梁於康莊奮爪吻以搏且噬
者皆欲食其肉寢其皮與地所以驕之不與所
之驕敵者其變遲怒敵者其變速襄子舍長子
而走晉陽知人和之可與同患難蓋有以待智
非無謀也趙以懼存智以驕滅易大傳曰危者
易者使傾在人不在勢

智伯行水

或問

水攻始於何時曰古有以水佐耕未聞以水佐

攻春秋時未之有也其自智伯始歟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聖人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欲民之免為魚也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逞不仁哉智伯甚於作俑者也三家之灌晉陽史記世家以為汾水戰國策以為晉水按郡縣志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二說未知孰是智伯之言纒脫諸口而魏駒韓虎之肘足已接於車上不言而喻如矢激駟奔吁可畏哉安邑魏邑也平陽韓邑也皆百雉之城猶趙之晉陽也締疵知韓魏之必反然未有善後之策張孟談一說而晉陽之水還以灌智氏智伯遂死於鑿臺之上曾子曰

四

晉問卷一

九

王

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豈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資行不仁之事辯士遂以為口實流毒無窮齊魏伐趙而趙人決河水以灌之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縱橫之徒口之而弗置其後魏竟以水亡樊噲之灌廢丘韓信之壅滌水高岳之浸潁川皆以水攻取勝莫惜乎梁武之淮堰十餘萬人淪胥于海若觀蟻之移穴漠焉不感於心南唐之臣有獻瓦梁之議者謂不止魚三州氓海四百里不仁之禍甚於洪水言之不怍也湯武救民水火

之中曷嘗有是哉余故著智伯之罪為不仁者之戒
自智伯之滅至三晉之侯五十一年

司馬公論才德

或問古有君子小人之辨無才德之分司馬公謂德
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何也曰邵子曰才之正
者利乎人而及乎身才之不正者害乎身而及乎人
十六才子之才才難之才合乎德而言程子所謂才
與誠合者也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去乎
德而言漢史所謂不仁而多才者也與其得小人不
若得愚人言小人之必不可用也利口之嗇夫不如

少文之絳侯舞知之張湯不如質直之汲黯小人之
才古所謂不才子也焉攸用豐舒以三雋才而亡荀
瑤以五賢於人而滅才勝德者亦何利焉德本於性
性無不善才稟於氣氣有善惡司馬公云聰察彊毅
之謂才此言猶未之盡君子聰明洞達小人則便佞
苛細而已君子剛毅有守小人則色厲內荏而已君
子小人之才不可以一槩論自學者言之才不可強
而能德可以勉而進豐於德而歉於才不失為君子
小有才而薄孝悌輕仁義弃忠信捐廉耻終為小人
之歸而已矣

豫讓

或問豫讓事范中行氏又事智伯焉得賢曰傳謂事范中行氏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賈生謂反君事讎非也攷之戰國策豫讓畢陽之孫畢陽亦義士送伯宗之子于楚事見晉語讓無秦厥祖矣胡明仲謂讓無所為而為善真義士也千載之下有知心者自古皆有死讓至今有耿光彼皆義忘君若唐六臣之流亦少媿哉

魏文侯以下子夏田子方為師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或問朱子曰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若田子方非其倫也文侯俱以為師子方言行亦可攷乎李克謂子夏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此不言師干木何也曰史記六國表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儒林傳云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皆受業於子夏韓文公云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蒞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孟子云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嘗攷其在魏之事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君之

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聞子夏之言宜知樂之本矣
何為審於音而聾於官猶待子方之規儆也無乃說
而不繹歟莊周言子方侍坐於文侯稱其師東郭順
子此寓言不足據周之學非子方之學也貧賤者驕
人其言近乎戰國之士似非子夏門人氣象先儒謂
以富貴驕人固非矣以學問驕人亦非也有周公之
才而驕猶不足觀曾謂貧賤可以驕乎說苑云子方
侍文侯坐太子擊入見賓客羣臣皆起子方獨不起
文侯不說子方為擊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文侯曰
善擊誦其言而請習之從容諷諭異乎貧賤驕人之
習也

對也呂氏春秋謂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則
亦嘗師之矣文侯請相之而不受致祿百萬而時往
館之秦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而
魏禮之不可加兵秦乃按兵不敢攻此班固所謂偃
息以蕃魏者也三子言論風旨藹然可挹文侯之賢
亦洙泗餘教引翼而輔成之西河魏土有段干木
子方之遺風到漢猶未泯孰謂儒者無益於國哉儒
效之太白矣昔者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
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
子方敬段干木此名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

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如相三士
霸哉是故有敬賢之名必有用賢之實雖然文侯之
相魏成以能進三士也漢武號為好儒不相董仲舒
而相蔽賢竊位之公孫弘其不逮文侯遠矣吁文侯
其賢哉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
高

或曰鍾聲不比乎左高何謂也曰書大傳云天子左
五鍾右五鍾謂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律呂十二各
一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天
言矣

卷一

十三

五

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入則墮蕤賓左五鍾
皆應注謂黃鍾在陽西五鍾在陰蕤賓在陰東五鍾
在陽以周官攷之王宮縣四面諸侯一縣去南面然
則諸侯南面不縣鍾而左右之鍾其制一也春秋傳
曰歌鍾二肆則十二鍾皆全矣凡樂先奏鍾以均諸
樂右五鍾謂林鍾至應鍾左五鍾謂大呂至中呂右
陰其聲欲高左陽其聲欲下高則柔而不懾下則剛
而不亢文侯謂左鍾當下而高所以為不和也或曰
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何謂也曰天子之禮御瞽幾聲
之上下瞽侑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諸侯臨

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二之詔則天子諸侯之有
瞽師其制一也人君之職在明平掌樂之官則律呂
清濁既和且平若聲音之高下瞽師之所察非人君
之職也平公飲酒鼓鍾知悼子在堂曠也大師也不
以詔宰夫酌而飲之樂官不可以不正也如是耳目心
之樞機也耳之聰不審於官而審於音則為聾聾矣耳
之不聰心安得正此田子方所以進規也豈唯鍾哉
騶忌曰大弦濁而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
也琴音調而天下治夫陽居左而欲下猶宮為君而
其音濁也陰居右而欲高猶商為臣而其音清也在

三百九十一

香閣卷一

十四

易大臣以九居二剛中以正其君人君以六居五虛
中以接其臣上下交而志同所以為泰故曰審聲以
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文侯謂李克置相非成則璜

或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之對如何也曰旁招俊
又列于庶位相之職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用人之
法也魏成所進者賢翟璜所進者能此璜所以不及
成也李克辭不別白意有涵蓄翟璜始雖忿然不悅
既而釋然遜謝李克之言優游不迫上足以悟文侯
下足以感翟璜蓋養其心有道矣克學詩者也子貢

傳曾申申傳李克師友淵源深於溫柔敦厚之教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心平氣和出言有章克可謂善學詩矣戰國之君唯文侯好學倉唐對文侯以晨風黍離之詩遂復太子擊詩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文侯君臣父子之際藹然禮義之風何其盛哉學者誦詩而不能消鄙倍之氣使易直子諒之心生雖多亦奚以為

文侯以吳起為將

或問吳起之薄行而文侯以為將將以才不以行歟曰否古者天子六卿即六軍之帥也大國三卿即三

頁八十

晉間卷一

十五

王

軍之帥也比閭族黨之吏即伍兩卒旅之長也舉之以德教之以行文武之事一也晉謀元帥猶以禮樂詩書為先用之禮義則順治然後用之戰勝則無敵冉有之用矛樊遲之為右有若之與攻吳皆闕里之高第也戰國之初氣俗一變文侯賢君也子夏子方干木談詩書于內吳起樂羊執干戈于外搢紳介冑已判為二塗知吳起之無行而將之其意必曰樂羊忍於食子而成中山之功何以禮義為吾所取者權謀而已夫三綱軍政之本起之為人三綱幾絕求忠臣於孝子文侯豈未之思乎自時厥後魏之武卒雄

於諸侯以桀詐桀爭尋常以盡其民孟子所云孝悌
忠信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視為迂闊之空言其端
自文侯啓之魏無知薦陳平謂尾生孝已之行無益
於勝敗之數翟璜之進兵起樂羊亦魏無知之意不
可以訓六國卒并於虎狼之秦不仁者將而為白起
之殘暴不義者將而為章邯之賣降噫師之上六小
人勿用趙趙武夫公侯干城中林純一之士也古風
寥寥而生民之塗炭極矣抑余又有感焉兵起學春
秋者也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夫起
也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申即曾西也曾西不
三百七十五

為管仲真得聖門心學起亦嘗聞先生長者之緒言
故有在德不在險之說然而大節既虧它美莫贖兵
家宗之而儒者羞稱之詭遇之獲翰音之登奚取焉
起之春秋猶張禹之論語孔光之尚書也學者不可
以不戒

趙烈侯好音

或問為邦必放鄭聲夫子之訓也鄭聲之惑人若是
其甚歟曰朱子謂鄭聲之淫甚於衛故夫子獨以為
戒烈侯好音而愛鄭歌者所謂鄭聲也子夏曰鄭音
好濫淫志自春秋時列國皆好之鄭以女樂賂晉而

敢致難於君乎為君者得道
持之臣民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神明何可哉也出入
之居罔有不欽便辟
側媚罔有比則能守其身以
守國矣
安生

魏山崩壅河

或問魏山崩何以書曰國主山川幽王之一年岐山
崩宗周之將亡也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崩崩高崖
為谷深谷為陵定王二十一年梁山崩春秋為天下
記異故不言晉穀梁傳謂魏山為河三日不流天下之
大變也自是王室衰于小國所
言唯祭與魏諸侯所
言

卷一

十八

之壬亥喪并髦爾威烈二十三年九鼎震至是魏山崩
周寢微寢滅不可支矣魏山古仁今陝州陝縣臨黃河
是時屬魏為河西之地魏將之為秦一國之異也然非
一國而已山崩川壅地變動於下周將為秦其兆已
見董子有言人之所為其善惡之極與天地流通往
來相應天子微諸侯橫大夫僭弒常論數人絕不立
志壹動氣山川其得寧乎

田和遷齊康公

海上田和求為諸侯

許之

國問史記世家田恒曾孫

始為諸侯遷康公

年表每歲猶繫康公之年何也曰田氏之無君以矣
晏子謂禮可以已之而景公不用夫子在魯請討田
恒而哀公不從弒逆之罪不誅篡奪之勢已成康公
遂有海上之遷又二年田和會魏楚衛于濁澤求為
諸侯魏文侯亦大夫篡立者為之請於王威烈王既
命晉三大夫矣安王之於田和烏得而勿許天下之
疆國七大夫之篡者四君臣尊卑之分文武封建之
法至是盡壞昔者齊景問政於夫子夫子對以君君
臣臣景公能行夫子之言正紀綱辨上下謹履霜堅
冰之漸則田乞田恒不至於弒二君康公不至於食
世之意

吳起對魏武侯曰在德不在險

或問在德不在險有德則險可去乎曰德者本也險
者末也帝王之治本末有序脩德于己設險于國二
者不可一闕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
溝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春秋滅下陽不繫虢
城虎下不繫鄭有險不能守國非其國矣恃險而不
脩德固敗亡之道地險不保而曰吾脩德而已狡焉

思啓封疆者何以禦之是以五峯胡子曰武侯失於不知本吳起失於不知末起兵家者流然嘗學于曾子故能為此言非能踐其言也太史公曰起說武侯以形執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揚子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雖然起之言所以箴武侯之失也魏表裏山河非無險也武侯適嗣不定子莖與公中緩爭立國幾亡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德義不脩孰大於是莖是為惠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而孟子仁政之言聽之藐藐險可恃乎吳起

三六六

玉海卷一百一

二十一

周

雖不能自行其言而言不可以人廢

魏相田文

或曰田文之為相於主少國疑果能當其任乎曰田文者呂氏春秋以為商文其事跡無傳焉商文以主少國疑自任意者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歟然世子國之本也武侯不蚤定及其沒也二子爭國韓魏合兵欲兩分之幸其謀之不協否則魏之亡可躡足待也未知商文嘗言之否乎抑言不行而去也唐褚遂良言於太宗謂太子諸王宜有定分魏謩言於宣宗以未建儲副為憂終有承乾泰之爭閱

歸長宗實之矯擅其事與魏略同商文不能銷患於
未萌不足稱也其後公叔為相讒吳起而逐之起去
西河而泣曰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西河入秦魏日以
削則公叔之為也進賢無魏成知賢無李克文侯之
業至武侯而衰商文無深謀豫計而虛言自矜未可
以為信也

烈王

韓滅鄭

或問韓何以能滅鄭曰韓處分智氏之地獨取成臯
段規之謀也規之言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

三

卷一

二十一

周

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用臣言韓必
取鄭矣以春秋攷之成臯鄭之虎牢晉楚爭鄭勝負
決焉智氏取之而韓有之鄭無成臯失巖邑之險其
能國乎韓之徙都即鄭之都也今為鄭州之新鄭然
而韓之興以此韓之先亡亦以此鄭在河洛之南中
國阨塞要害之地春秋時受兵之多莫如鄭戰國時
受兵之先莫如韓范雎相秦首建遠交近攻之策始
於韓以執天下之樞取南陽而太行道絕矣取
負黍而周亡矣取滎陽成臯而韓納地效璽
滅韓遂折天下脊因拾取五國若振槁然韓

於得鄭故曰得者喪之端

周室微弱諸侯莫朝齊獨朝之

或問齊之朝周亦可稱乎曰王室於諸侯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春秋之時諸侯朝王者鮮矣魯號為秉周禮而朝于王所者二如京師者一不朝而言如是以天子之尊儕於齊晉楚也至於叔孫得臣仲孫蔑叔孫豹如京師君不行而遣大夫是待王室不若齊晉楚也昭公之後雖大夫亦不如京師矣一不朝則貶爵再不朝則削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魯君可勝誅乎魯猶如是它國可知田齊以篡得國

卷一

二十二

周

而能尊王所謂盜亦有道視魏趙韓之無王彼善於此矣齊晉舊君皆食一城田氏待康公死無後乃以其城三晉不待齊公之沒廢為家人奪其城而分之又在田氏下矣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之中猶有一分天理如大冬閉塞羣陰崢嶸而一綫之微陽尚存君子非予之也見良心之不終泯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未懼則為亂賊既懼則不絕其遷善此忠恕待人之意

顯王

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斬首六萬

或問以首計功以萬數級古有之乎曰古以至仁伐至不仁大雅云執訊連連彼馘安安而已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殺人之多莫慘於秦自石門之戰至赧王之末史策所書用兵斬首之數凡百四十餘萬無辜顛天發聞惟腥始皇雖一天下失之如反掌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甚矣秦之不仁也秦法有軍功者受上爵荀子謂五甲首而隸五家魯仲連謂棄禮義而上首功秦變於戎周公所膺也其揃刈黎萌若虞人之獮禽雍氏之縛草栢鬻之祀其克永乎秦既戰勝王賜以黼黻之服

夫服章天所以命有德也爭地爭城不式王命日尋干戈糜爛其民乃以天命施之天討是賞暴也自是毒燎虐燄如烈火沸鼎生民之類幾盡蓋始於此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秦可謂非人矣

衛鞅徙木予金

或問衛鞅立信於徙木亦有取乎曰成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武王惇信明義信所以行仁義也是以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鞅之立信將以行苛刻之法爾古之為政者不求法之必行也三王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下令如流水之原順民心也鞅

令民相收司連坐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合人情否乎步過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順民心否乎易之革曰巳日乃孚革而信之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法始伏犧而成乎堯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禁見西方而鞅入秦為妖芒以掃滅帝王之迹伏犧以來之法至鞅盡變矣晉文公伐原而示之信晉本無信而示之以為名也鞅豈有信者哉詐魏公子卬襲而虜之無信可見矣一旦以徒木之賞愚其民夫先之以義則民從化未聞誘之以利也民見利而不聞義秦俗之壞自此始教民以厚

四十一

古韻卷第一

二十四

云

民猶趨於薄鞅乃教民以薄使之入不孝出不悌父子天性也而別其居告訐姦民也而重其賞末流之敝借鉏取帚色父誅母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禮義廉耻之維蕩然幾泯知有法令而不知有詩書知刀筆吏之尊介胄夫之貴而不知用儒術不待始皇李斯之坑焚而儒者已無用六經已為弁髦土梗於是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并牧廢誘三晉之民力耕使秦民應敵而兵農分秦既亡而秦法千載猶在也帝王之法天理之公衛鞅之法人欲之私天理難明人欲易流鞅為法自禍不

足論而以鞅為師者滔滔也士苟賤而為秦之士
吏叨憤而為秦之吏民抵冒殊扞而為秦之民悲
夫

申不害干韓昭侯昭侯以為相

或問申商之學同乎曰新序謂申子之書言人主當
執術以督責臣下號曰術商鞅為書號曰法皆曰刑
名自戰國至秦漢根固波漫韓非學刑名法術而為
慘礪少恩龜錯學申商於張恢生而為隋直刻深宣
帝好觀申子君臣篇而為刑名繩下然則申商之學
一也申子之言禍天下國家不下於商鞅秦之李斯

阿二世以才容其書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忍睢命
之曰以天下為桎梏於是行督責益嚴一言喪邦秦
之亡也忽焉此國脉之斧斨民命之董喙人心之蠱
賊邪說之害烈於洪水猛獸世之談者猶曰韓昭侯
相申子而國治兵彊也英明如漢宣亦好之刑餘為
周召法律為詩書漢自是衰故為君必法堯舜為政
必遵先王之道萬世不易之理也噫韓非李斯誅於
前龜錯戮於後學申子者亦何利哉董子明春秋一
統之義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
並進乃罷治申商韓非之言者其有功吾道甚大矣

懼學者夸昭侯而慕申子尚刑名而棄仁義使止
之禍未已也是以論之

孟軻至梁見惠王

或曰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至梁見惠王曰魏世家云
惠王數被兵卑辭厚幣以招賢者故孟軻至梁孟子
曰不為臣不見豈非其招而往哉自邪說詖行充塞
仁義戰國之君知有強弱衆寡不知有惻隱羞惡戰
爭不息惟利是謀而仁義之言絕響昔孟子不得不拔
本塞原深排而力閉之仁義之效不遺其親不後其
君利之禍至於不奪不厭食可謂深切著明矣仁義人

之良心利者良心之稂莠大學明辨於末章孟子致
嚴於首簡不但世主不寤而學者存良心而窒利欲
者亦鮮焉仁義有天爵之榮放利有多怨之辱宜知
所擇矣習俗移人波頹風靡合汙自賤廉恥道喪雖
人誦七篇家習大學口耳聖賢之訓身心市賈之行
董子正誼明道之言皆嗤點以為灰塵記曰人化物
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吾為此懼學者欲學聖賢當
自辨志始辨志莫先於義利之趨舍喻義為君子喻
利為小人為善則舜之徒為利則蹠之徒人之為人
以有仁義也否則人化物矣學者欲為人乎欲為物

秦伐韓拔宜陽

或問秦何以先拔宜陽曰此窺周之漸也宜陽在今
河南之福昌縣東密邇洛邑澠池二穀皆在境內韓
之防蓋周之屏蔽也地有常險守有常勢黎亡而商
危下焉舉而魏滅故秦之拔宜陽志不在韓而在周
周之不難久矣綿綿延延如髮引千鈞然建空名於
諸侯之二楚觀兵而問鼎晉率戎而伐潁猶畏君臣
之分而不敢謀顯王之二十六年天子致伯于秦三
十三年天子賀秦明年拔韓宜陽又明年天子致文

二五

答問卷一

北七

武胙於是秦哆然自大駸駸改物然而惠文雖拔宜
陽未遽取也慎靚之五年張儀言於惠文請下兵三
川攻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案圖籍儀不顧逆
順之理反易天明思肆其罔極欲并周有之秦以取
蜀未暇也報之七年秦武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
乃使甘茂伐宜陽大起兵拔之蓋不待惠文之遷而
三川之齒寒周之亡形成矣甘茂謂宜陽之難其實
難也戰國策周君謂城方八里材士十萬是也三南
北西三面峭絕天險是為形勢控扼之地也六國爭
最弱宜陽攻則上無地秦下不攻宜陽攻之上下不

通從橫之言如出一口非韓之憂也周之憂也嗚呼
之興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及其替也戎先叛秦亦
變於戎幽之亡以戎報之亡亦以戎夫子是以有
管之歎

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

或問齊魏皆大夫之篡立者二國相王在諸國之先
何也曰春秋吳楚僭王皆夷也中夏於是始僭而魏
罪之首也是時齊彊而魏弱魏惠東敗西喪之餘去
安邑徙大梁方且與齊俱會淫名越號以逞其志又
改元稱一年見于竹書紀年蓋以張彊大之形蓋衰

六國卷一

六

弱之實也齊威朝周假義而行猶知有三室其子首
為僭竊之舉可謂弗念厥紹矣自周轍之東日穀冥
濛衆星爭耀春秋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云者
其相命而相推長是為霸者之始今也齊魏之相王
其為僭王之始王綱失而霸興霸圖亡而侯僭世變
至是而極中夏胥為夷矣其後秦韓燕趙宋皆稱王
志驕氣盈猶以王為卑也報之二十七年秦稱西
而致東胥之號于齊五十七年魏使新垣衍說趙從
其帝秦趙胡然而王也胡然而帝也三綱淪九法毀
故據諸侯之政而未止亂稔惡熟至漢而後定當

謂春秋書吳楚皆曰子記戰國之事者於上曰當以周爵書之乃合春秋之法

蘇秦合六國從

或問孟子以公孫衍張儀為妾婦之道而不及蘇秦司馬公謂合從者六國之利則蘇秦在所取乎曰石林葉氏謂蘇秦學出於揣摩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覆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隙可入則為之此揣摩之術也故始說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說秦孝公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其所以說周者不能知若秦孝公公聽之必先為衛說以嚙六國華燕文侯適合而從

三十八四

本周卷一

七九

圭

說行爾君子奚取焉合從六國之利司馬公言當時之事勢非取蘇秦也夫以利合者亦以利而離蘇秦之說六國以利害言不以義理言孟子謂宋牼曰以利害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木之有也孟子言仁義戰國之君以為迂然仁義之交為可久利交其能久乎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此蘇秦之從約所以僅踰年而解也六國之君儻能循天理去人欲我以吾仁秦以其暴我以吾義秦以其詐自反而縮求以勝秦盟會不膠漆而堅

信誓不金石而固我為湯武彼為桀紂率親附之民
攻殘虐之國如春融冰泮何畏乎疆秦漢之初興楚
至疆也漢至弱也仁不以勇我不以力董公一言五
諸侯不約而從漢直楚曲於是分而天下遂定漢
孟子之言不用於齊梁及董公用之以成高祖之業
孰謂仁義為迂哉惟仁義可以合諸侯非辯士所知
也春秋美蕭魚之會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賢於蘇
秦洹水之盟遠矣

慎觀王

楚趙魏韓燕伐秦

三〇六

李商隱卷一

北

或問五國攻秦何以皆敗曰兵權以一而疆兵謀以
賢而臧兵勢以和而克春秋書召陵之盟齊桓為盟
主帥六國之師伐楚而楚服其權可謂一矣管仲為
謀主責楚以包茅之貢其謀可謂臧矣近而七國遠
而江黃莫敢不從師克在和矣故能安中國而克民
於左社秦為不道攔然有吞兩周兼六國之志荆楚
猾夏未若秦之甚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亦惟友邦
冢君脩爾車馬徹爾師徒式遏亂略以世家強之蘇
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
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歸齊獨後年秦書

五國不言齊以其後諸國之約
有宋衛中山亦不書無益於勝
曰在師中吉而從長乃闇弱之
其遠乎又曰小人勿用而約從
仲之謀何其謬乎又曰師出以
秦一齊乃退縮而居後視七國
寧無愧乎有是三者焉往不敗
是自敗也非秦敗之也蘇秦斃
人之說行從人之交散詩曰謀
懷一誤乎商於之欺再誤乎藍

卷一

北一

以賈生過秦攷之
不足書也易之師
懷視齊桓之霸不
愛許之蘇秦視管
六國當協心以擯
同力江黃之來會
雄如連雞不俱棲
於齊張儀詐於魏衡
回適何日斯沮楚
四之龍襲三誤乎武
士從約哉善用之則
六之則衆散為弱雖
九國無能為

通鑑答問卷第一

